

《艺文类聚》“参见法”述论

韩建立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对《艺文类聚》208条参见条目进行了梳理, 说明了参见法的呈现方式, 分析了主条目和参见条目的对应关系。

关键词: 艺文类聚; 参见法

中图分类号: G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5-0017-04

唐初类书《艺文类聚》(下简称为《类聚》)在编纂过程中, 运用了几种目录学的方法, “参见法”便是其中之一。目前对《类聚》中“参见法”的论述并不多见, 且持论多数不够深入。因此, 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见法是传统目录学的方法之一, 也叫互著、互助、互见, 是充分揭示图书内容的一种有效的著录方法。参见法运用于类书的编纂, 《类聚》属于首创。唐朝初年, 随着类书内容和形式的演变, 应用于其中的目录学方法也随之发展, 参见法移用于类书的编纂便是重要的一例。

潘树广《〈艺文类聚〉概说》: “《类聚》在体例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 那就是参见法(即引见法)的运用。当某项资料与两个类目都有关系时, 编者根据关系的远近, 在其中一个类目下略引该项资料, 并于其下以注语指引读者参阅另一类目下的详细资料。”^[1]

《类聚》中是以“事具××”的形式表明其参见功能的。根据裴芹的统计, 在《类聚》中“有‘事具……’192条(按, 实为208条), 分布在30部109篇中。‘事具’也作‘事见’、‘见’、‘已见’、‘亦具’, 或简作‘具’。完整正确地标明‘事具×部×篇’者52条, 只正确标出‘事具×部’者46条, 只标出‘事具×篇’而无误者10条。”^[2]根据《类聚》全书的体例, 可以在大部分子目中划出两个部分, 前边的是“事”, 后边的是“文”。“参见法”的运用, 均集中在“事”的部分。

一、“参见法”在《类聚》中的呈现方式

《类聚》中“事具××”参见的种类, 大体上说有三种: 事具某部、事具某部某篇、事具某篇。其于《类聚》中文献的呈现方式如下:

(一) “事具某部”类, 如“桓公北征”例:

卷9 水部下·谿: 《管子》曰: “桓公北征孤竹, 至卑耳之谿。”事具武部。(第174页)^[3]

卷59 武部·战伐: (《管子》)又曰: “桓公北伐孤竹, 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援弓而射, 未敢发也, 谓左右曰: ‘见前人乎?’对曰: ‘不见。’公曰: ‘寡人见人长尺, 而人物具焉, 冠冠, 右祛衣, 马前疾走。寡人其不济乎?’管仲曰: ‘祛衣示前有水也, 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 从左涉, 深及冠; 从右涉, 方深至膝。已涉大济, 公拜曰: ‘仲父之圣若此也。’”(第1063~1064页)

(二) “事具某部某篇”类, 如“楚昭王夫人溺水”例:

卷8 水部上·江水: 《列女传》曰: “楚昭王贞姜, 齐女也。昭王出游, 留夫人渐台。江水大至, 使使者迎夫人, 忘持符。夫人不肯出。使者还取符, 未及, 台已坏, 流水而死。”事具人部贤妇人篇。(第157页)

卷18 人部二·贤妇人: 《列女传》曰: “楚昭王贞姜, 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游, 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王闻江水大至, 使使者迎夫人, 忘持符。使者至, 请夫人出。夫人曰: ‘大王与宫人约, 命曰: ‘召宫(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 妾不敢从使者而行。妾闻之: 贞女之义不犯约, 勇者不畏死, 守节而已。妾知从使者必生, 留必死也, 然妾不敢弃约、越义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号曰‘贞姜’。”(第334页)

(三) “事具某篇”类, 如“闵子骞丧毕鼓琴”例:

收稿日期: 2006-04-22

作者简介: 韩建立(1963—), 男, 吉林省吉林市人, 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读博士。研究方向: 文献学。

卷34 人部十八·哀伤:《家语》曰:“ 闵子骞三年丧毕,见于孔子,与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孔子曰:‘ 君子也,哀未尽,能断之以礼。’”事具品艺(按,“ 艺”应作“ 藻”)篇。(第595页)

卷22 人部六·品藻:(《家语》)又曰:“ 子夏三年丧毕,见于孔子,与之琴,使之弦,侃侃而乐,作而曰:‘ 先王制礼,不敢不及。’”子曰:‘ 君子也。’ 闵子三年丧毕,见于孔子,与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 先王制礼,不敢过焉。’”子曰:‘ 君子也。’ 子贡曰:‘ 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赐也惑之,敢问?’ 孔子曰:‘ 闵子哀未尽,能断之以礼;子夏哀已尽,能引之及礼。虽钧谓之君子,不亦可乎?’”(第403页~404页)

二、主条目和参见条目的对应关系

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含有“事具××”的条目叫做主条目,另一个叫做参见条目。我们根据“事具××”提供的线索,从主条目去查找参见条目,便有了一条通道;稍微麻烦一点的是,“事具××”提示的线索,仅指示到部、篇,而没有标出具体的页码,因此需要我们依据主条目的内容、出处,来确定相应的参见条目。经过我们的考察对照,主条目和参见条目的对应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 主条目和参见条目绝大多数出处相同,内容相同或相关。这又分为三种情况:

1.主条目和参见条目出处相同,内容相同,文字基本相同,相差仅仅几个字,这种差异,可以视为摘录时的随手改动或抄写之误。如“邹子在燕”之例:

卷5 岁时部下·律:刘向《别录》曰:“ 邹子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今名黍谷。”事具地(按,“ 地”应作“ 水”)部谷篇。(第96页)

卷9 水部下·谷:刘向《别录》曰:“ 方士传言:‘ 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第175页)

参见条目仅比主条目多“方士传言”、“而谷生”七个字,主条目中的“邹子”,参见条作“邹衍”,其余完全相同。

2.主条目和参见条目出处相同,内容相同或相关,而文字详略有别,一般是参见条目文字较详,相差十几字到一百多字不等。如“苏从谏楚庄王”之例:

卷20 人部四·忠:《说苑》曰:“ 楚庄王立,三年不听朝,令于国曰:‘ 谏者死。’”苏从曰:‘ 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死不谏,非忠也。’乃谏。”事具谏篇。(第366页)

卷24 人部八·谏:(《说苑》)又曰:“ 楚庄王立,三年不听朝,令于国曰:‘ 寡人恶为人臣谏其君者。

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即死无赦。’”苏纵曰:‘ 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死而不谏,则非忠臣也。’乃谏庄王,立钟鼓之间。王左伏杨姬,右拥成姬曰:‘ 吾钟鼓不暇,何谏之听?’纵曰:‘ 臣闻之,好乐者迷,荆国亡无日矣。’王曰:‘ 善。’左执纵手,右抽佩刀,刎钟鼓之悬。明日授纵为相。”(第436页)

3.主条目和参见条目出处相同,内容相关,且可以互相补充。如“烛之武退秦师”之例:

卷18 人部二·老:《左传》曰:“ 烛之武对郑伯曰:‘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事具游(按,“ 游”字衍)说篇。(339页)

卷25 人部九·说:《左传》曰:“ 晋侯秦伯围郑,佚之狐言于郑伯曰:‘ 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烛之武夜缒而出,见秦伯曰:‘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悦。”(第442页)

对照《左传·僖公三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下列文字:“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佚之狐言于郑伯曰:‘ 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4]

很显然,《类聚》中的两条,均摘自《左传·僖公三十年》,文字各有侧重,但都不是对原文的照录,而是有删减。单看“人部二·老《左传》”条,仅为一句话,并不包含任何事件,再看“人部九·说《左传》”条,知是“烛之武退秦师”事,而只有两个条目互相参照,才可以展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

(二) 少数主条目与参见条目虽然内容相关,但是出处不一样。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1.主条目和参见条目出处不同,但内容相同或相关。如“史鱼尸谏”之例:

卷40 礼部下·吊:《家语》曰:“ 史鱼将卒,命其子曰:‘ 吾在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不可以成礼。我死,汝其置尸牖下。’”灵公吊焉,怪而问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曰:‘ 寡人过也。’令殡于客位。进蘧伯玉,退弥子瑕。孔子曰:‘ 史鱼死而尸谏,可谓直乎!’”事具人部讽(按,“ 讽”应作“ 谏”)篇。(第727页)

卷 24 人部八·谏:《逸礼》曰:“卫史鰌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死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于灵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第 433 页)

“史鱼尸谏”之记载,见于《家语·困誓》、《逸礼》,又见于《新书·胎教》、《韩诗外传》卷七、《新序·杂事一》、《大戴礼记·保傅》。各本文字小异,《类聚》的编者从不同的书中采录此故事,分编到不同的类目下,并用“事具××”的办法指引读者参见阅读。蔡邕《琴操》卷下也引此故事,但说史鱼是自杀。

2.主条目和参见条目出处不同,但内容相关,并且可以互相补充。如“鲁仲连辞让归隐”之例:

卷 21 人部五·让:《(史记)》又曰:“鲁连既说秦军,秦军为却。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谢者三,终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连叹曰:‘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辞而去,终身不复见。”事具隐逸部(按,“部”应作“篇”)(第 379 页)

卷 36 人部二十·隐逸上:《(高士传)》又曰:“鲁连好奇伟倜傥,尝游赵,难新垣衍以秦为帝,秦军为却。平原君欲封连,连三辞。平原君乃以千金为连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也;即有取之,是商贾之事尔。’及燕将守辽(聊)城,田单攻之不能下,连乃为书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书,泣三日,乃自杀,城降。田单欲爵连。连曰:‘吾与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轻世而肆意。’”(第 638 页)

主条目叙鲁仲连却秦军的故事;参见条目包含两个故事:鲁仲连却秦军、鲁仲连助田单攻下聊城。两个条目塑造了鲁仲连高蹈不仕、喜为人排忧解难的形象,可以互补参看。《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对此有记载。

(三)少数主条目中“事具××”提示的部、篇内没有相关的具体条目,而是指向部、篇的整体。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1.主条目中“事具××”指向某部的。如“休与之山”之例:

卷七十四巧艺部·博:《山海经》曰:“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状如鹑卵。”事具山部。(第 1276 页)

查山部上下,并无与此条目相关的具体条目,但山部皆叙各地之山,与此条在整体上内容是相关

的,故用“事具××”指向山部。

2.主条目中“事具××”指向某篇的。如“侯瑾好学”之例:

卷 80 火部·薪炭灰:《(汝南先贤传)》又曰:“侯瑾甚孤贫,依宋人居。昼为人佣赁,暮辄燃柴薪以读书。”事具文(按,“文”前脱“杂”)部读书篇。(第 1377 页)

查“杂文部·读书”,并无与此条目相关的具体条目,但“杂文部·读书”篇中均叙苦读故事,所以将侯瑾好学苦读事用“事具××”指向“杂文部·读书”。

这种情况,即:少数主条目中“事具××”提示的部、篇内没有相关的具体条目,而是指向部、篇的整体,它不如前两种容易查找,因此要认真翻检,仔细辨识,否则将造成误会。裴芹《漫说〈艺文类聚〉的“事具……”》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裴文说:

有的“事具”指示的部、篇内既查不到相关条目,也发现不了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例如地部·野篇(102 页)引录:“《韩诗外传》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哭甚哀,问之。妇人曰:‘向刈蓍薪,亡吾簪,是以哀也,非伤亡簪,不忘故也。’”下注“事具草部”,查草部有著篇(1410 页)。著篇事的部分引录资料仅四条,无一与刈蓍亡簪而哀相关者。再如:布帛部素篇引录《扬雄答刘歆书》“天下上……二十七岁于今矣”一段,注云“事具雄(杂)文部”,而杂文部内的书篇、笔篇均查不出与它相关联的资料来。这类“事具”约有十多条。^[5]

根据笔者对《类聚》的考察,并没有发现裴文所说的“既查不到相关条目,也发现不了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的条目,只是这类情况中,主条目并不是与某一个具体的参见条目相对应,而是主条目以其涉及的某一方面内容而与它指示的某一部或某一篇相对应。就拿裴文所举的两个例子来说,先看“刈蓍亡簪而哀”事,“草部下·蓍”是没有与此条相对应的具体条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类聚》的参见中,有一种是主条目指向相关的部、篇整体的,即上文所说的主条目和参见条目的对应关系中的第三类,此条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主条目中有“向刈蓍薪”的字样,编者便以“蓍”为主题索引,让读者去参见列在草部下的“蓍”篇。《说文解字》:“蓍:蒿属,生十岁,百茎,易以为数。天子蓍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6]《尔雅·释草》:“蓍之丑,秋为蒿。”郭璞注:“丑,类也。春时各有种名,至秋老成,通皆呼为蒿。”^[7]可见,在《尔雅》的时代,就已经把蒿归为草类,又蓍为蒿属,那么《类聚》的编者把

蓍归属于草部是正确的。让读者感到“既查不到相关条目，也发现不了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的原因，是地部·野篇《韩诗外传》条目的“事具××”标注残缺，应标作：“事具草部蓍篇”。因为“蓍”在此条目中并不是一个主要物象，按《类聚》原书的标注方式，无法让人想到此条目是指向参见草部下·蓍篇的。在现代人看来，“蓍”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草而已，但是“蓍”在古人眼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代多用它的茎占卜。《洪范五行》曰：“蓍之言为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茎。此草木之寿，亦知吉凶者，圣人以问鬼神。”（《类聚》卷82引，第1410页）《周易·系辞上》：“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8]《史记·龟策列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9]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四·蓍》：“蓍乃蒿属，神草也。”^[10]原来蓍是占卜吉凶的神草。这就是为什么《类聚》的编者要标出“事具草部”让读者去参见草部的原因。

再看布帛部·素篇引录的《扬雄答刘歆书》这个条目。这是一个主条目用“事具××”指向参见某篇的，主条目中的“事具雄（杂）文部”，应作“事具雄（杂）文部书篇”，由于《类聚》编者的疏忽，“事具××”的标注残缺，造成在“杂文部内的书篇、

笔篇均查不出与它相关联的资料”的误会。我们看到的在杂文部内的书篇中，摘录了邹阳《上书梁王》、沈约《与范述曾论竟陵王赋书》等多篇书体文章；《类聚》编者在布帛部·素篇引录的《扬雄答刘歆书》条目下标注“事具雄（杂）文部”，是要引导读者去参见杂文部·书篇内摘录的这些文章，因为它们和《扬雄答刘歆书》一样，都是属于“书”这种文体。

参考文献：

- [1] 潘树广.《艺文类聚》概说[J].辞书研究,1980,(1).
- [2] [5]裴芹.漫说《艺文类聚》的“事具……”[J].文教资料,1997,(5).
- [3]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本文所用《类聚》均为此版本,以下所引该书只标注页码.
-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7] 邢昺.尔雅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 [8] 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The exposition of bibliography methods in *Yiwenleiju*

HAN Jian-li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2012)

Abstract: This thesis reorganizes the 208 reference clauses in *Yiwenleiju*, illustrates the presenting methods of bibliography methods, analys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between main clauses and reference clauses.

Key words: *Yiwenleiju*; bibliography methods